

启真·人文历史

胜者王冠

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

The Victor's Crown

A History of Ancient Sport from Homer to Byzantium



[美] 大卫·波特 著 曹正东 译

DAVID POTTE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启真·人文历史

胜者王冠

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

The Victor's Crown

A History of Ancient Sport from Homer to Byzantium

[美] 大卫·波特 著 曹正东 译

DAVID POTTE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 / (美)
大卫·波特著；曹正东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The Victor's Crown: A History of
Ancient Sport from Homer to Byzantium

ISBN 978-7-308-17087-1

I. ①胜… II. ①大… ②曹… III. ①竞技体育—体
育运动史—世界—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G81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1847号

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

[美] 大卫·波特 著 曹正东 译

责任编辑 周红聪

文字编辑 宋先圆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62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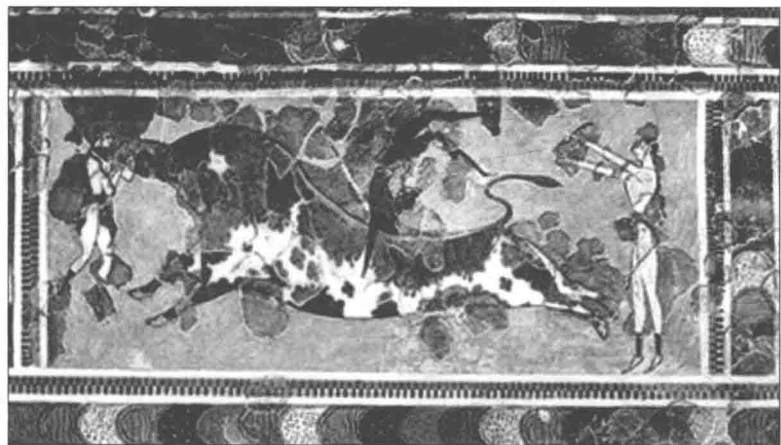
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0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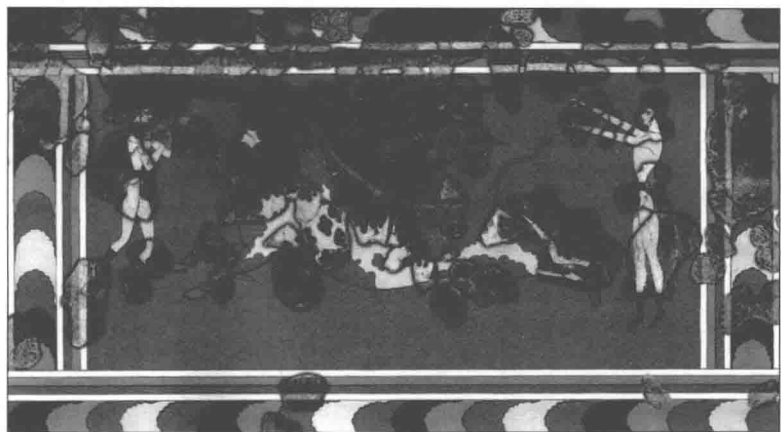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埃及修复后的斗牛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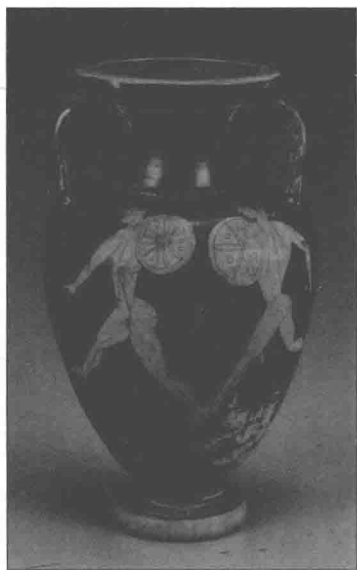
马里那托斯修复后的斗牛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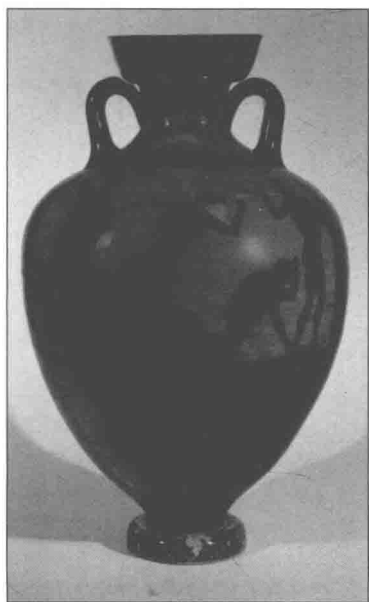
左上：奥林匹亚战车驭手及战马的陶片图
绘 © 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

右上：绘有掷铁饼的选手及教练的泛希腊
双耳瓶，创作者欧菲米德斯。意大利那不勒斯
国家考古博物馆 © 斯卡拉 / 文化活动署

左下：克莱奥弗拉德斯的双耳瓶，上面绘
有参加短跑比赛的人物。公元前 500—前 490
年，巴黎卢浮宫 © 斯卡拉

右下：带盔跑 © 印第安纳大学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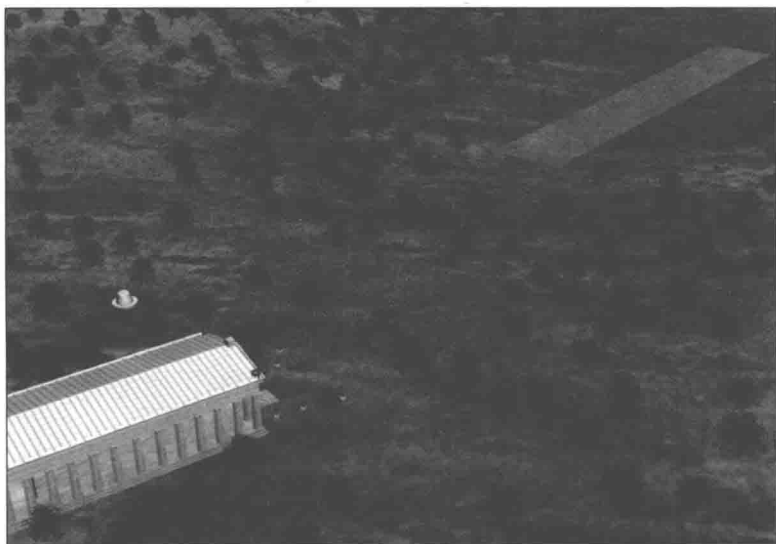


左：描绘拳击比赛的双耳瓶 © 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左下：两名摔跤选手。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式铜像。公元前2世纪。巴黎卢浮宫 © 埃里克·莱辛

右下：摔跤选手正在将对手的头部落向地面。来自亚历山大的希腊式铜像。公元前2世纪。巴黎卢浮宫 © akg- 图片 / 埃里克·莱辛





复原成 476 年原貌的奥林匹亚遗址 © 马修·哈林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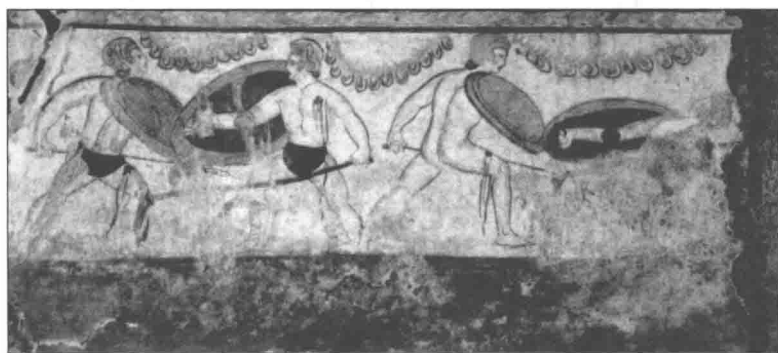
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的裁判员席 © 马修·哈林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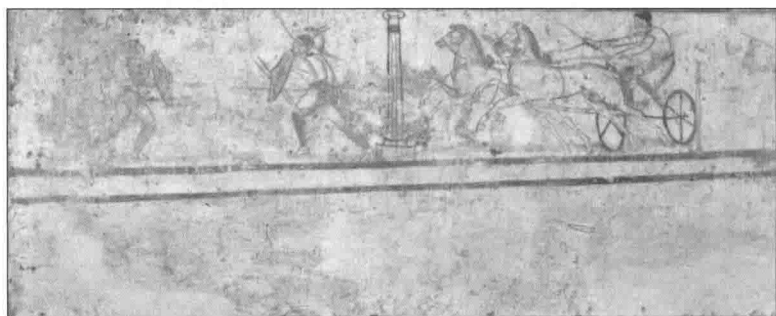
两名男性运动员正在进行同性交合。赤底黑纹双耳瓶。公元前5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 范尼/艺术来源，纽约



泛雅典娜双耳瓶奖杯，描绘拳击比赛，有陶工奇托斯的落款，于公元前367—前366年期间在雅典制成 © 大英博物馆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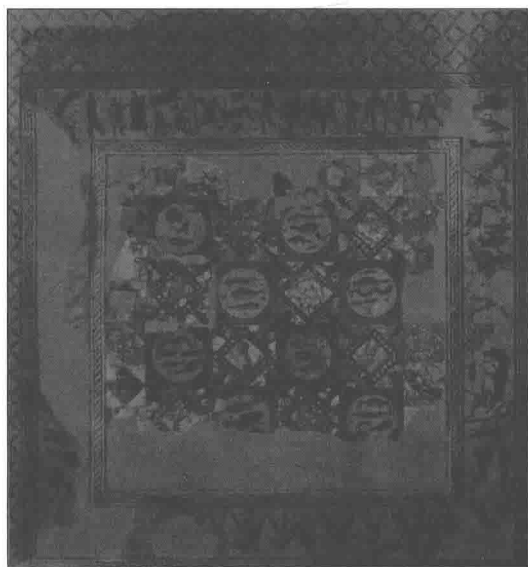
帕埃斯图姆角斗士竞技的墓穴壁画。路加尼亚墓葬壁画，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 © 阿里纳利/Topfoto



帕埃斯图姆战车比赛和角斗士竞技的墓穴壁画。路加尼亚墓葬壁画，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 ©阿里纳利 / Topfoto



马古瑞尤斯所提供的奢华献礼。来自斯密拉特的罗马马赛克作品。公元前3世纪中期 ©CORBIS/ 鲁杰罗·范尼



展示角斗士角斗、狩猎以及处决场面的马赛克作品 © 塞巴斯提亚·吉拉尔特



位于雷布达河道，公元前3世纪早期角斗士马赛克作品的修复工作，修复人为穆罕默德·阿里·德罗古伊。利比亚·大莱普提斯 © akq- 图片 / 吉勒斯·梅尔梅

女性角斗士的大理石浮雕。罗马，公元1世纪至2世纪。来自哈里卡纳索斯（现土耳其博德鲁姆） ©大英博物馆理事



帕拉罗斯及妻子的墓碑。希拉波利斯



希拉波利斯的处决场景



庞贝出土的风铃

序言

约莫二十年前，好友路德维希·克嫩（时任本系系主任）让我接手一门有关古代竞技的长期课程，我方开始本书的创作。这些年选修过这门课程的学生一直激发着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在此，我不仅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历届研究生替我分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也推动了这门课程的发展。我非常感谢栢树出版社的理查德·米尔班克先生承接了这一项目，感谢他见证了这本书问世，感谢乔希·爱尔兰先生对出版过程的监督，感谢才华横溢的休·菲尔波特女士编辑这部书稿。

过去的五年里，我非常荣幸地成为密歇根大学校际竞技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并在此期间担任了一年教员评议会管理委员会主席，尝试从不同角度认识体育经济这一课题。我万分感念玛丽·休·科尔曼

校长以及比尔·马丁先生（书稿创作时为体育主任）对各项工作的支持。我还有幸能与一些极其杰出的教练和体育行政人员会面、共事，其中包括劳埃德·卡尔、卡罗尔·哈钦斯、龙尼·伯恩斯坦（他令我重燃对网球比赛的热情）、朱迪·范霍恩、迈克·史蒂文森、格雷格·哈登、彼希·里特以及委员会的同事布鲁诺·焦尔达尼、斯坦·贝伦特。

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内莉·基普雷（罗马竞技的资深运动员、前密歇根女子体操队队长）给予我大力支持，帮助我理解现代训练方法以及最高级别校际比赛的参赛经验。马特·纽曼（密歇根大学经典文献学研究生项目的学生）完成了大量协助工作。一些朋友对较早版本的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包括迈克·桑普森、卡伦·阿克顿以及奈特·安德雷德等人。许多同事的帮助也让我没齿难忘，尤其是通读了大部分手稿的亚瑟·维胡特，带我梳理希腊历史的萨拉·福斯代克以及考古学方面的良师益友克里斯·拉特。给我最多支持、带给我最大安慰的一直是也永远是我的家人——艾伦、克莱尔和娜塔莉。

历史与现状

那是2006年7月9日夜晚。在柏林，法比奥·格罗索的罚球骗过了法国队守门员法比安·巴特斯。罗马大竞技场前巨大的人群沸腾了。意大利在两亿六千万观众面前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全世界的观众都守候在电视机或是竞技场上大屏幕的前面，见证这一时刻的到来。之前从未有任何一次活动吸引到如此多的观众。但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正是罗马竞技场前聚集的人群。是他们将我们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连接起来，虽然那个世界早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建筑不仅是人们活动的场所，也是故事的载体。正是通过观察其中的故事，我们才开始发现，“iPod与手机”的世界和“铁笔与莎草纸”的世界之间竟有那么多共通之处。罗马竞技场的故事正是一

例。就在这古代罗马竞技场之上，一千多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罗马人汇聚于此，观看战车在六百米赛道绕行七圈、全程最终赛程可达四英里的比赛（这一距离让美国 and 英国最具挑战性的鞍马赛也望尘莫及），感受战车激烈的冲击与碰撞，欣赏那些令人窒息的竞技盛宴。

每一场在罗马竞技场举行的竞赛都会伴随自己的传说，而罗马竞技场本身又是罗马传说的一个篇章，是罗马开始统治强大帝国时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罗马竞技场象征着凝聚人民的力量。曾几何时，它还仅是巴拉汀和阿文丁山之间山谷里的一条小道。巴拉汀曾是皇室和贵族权利的核心，俯视着一旁的政治生活心脏——罗马大广场。阿文丁山上建着一座供奉谷物女神的神庙，后来成为限制贵族权力运动的前沿阵地。坐落于两地之间的这篇伟大竞技场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它取代了大广场，成为人们聚集的新场所，这一点罗马人民并没有忘记。很自然地，当时会有一些贵族希望名垂青史，希望证明自己的成就不仅仅能光耀门楣（罗马贵族主要目的之一），也能造福罗马城的一方百姓。因此，到了公元前5世纪初叶，罗马的贵族成员断定，如果能够绕着赛道设置永久的观众座席，他们的善举将更加为人传颂。这些观众座席后来成为该地区首批永久建筑物，其存在证明了体育娱乐史上的永恒主题：观众尽可能与表演融为一体，而体育将以某种方式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其他活动不可能做到的。杰克·尼科尔森和大卫·贝克汉姆绝不是第一个在竞技场所座的名人，在那儿，他们关注着比赛，也为人们所关注。然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都体现着一种社会学现象，而这一现象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所热衷观看的比赛是一场全民盛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战车比赛的盛行，竞技场逐渐被更为永固的

建筑群所占领——最重要的便是那座尽善尽美、设备齐全的人场大门——它是确保所有人乘兴而来的关键。但是，一般观众只能坐在临时的小木椅上。这样做一是有现实原因——赛道需要排水，如果不先设置排水渠，就不能设置长期座椅；二是有意识形态上的考量——用石块搭建永久的建筑以供享乐，这是希腊人的做法。希腊人是“自甘堕落”的，而罗马人并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特点一直是他们的“美德”或者说是“阳刚之气”。所以罗马人认为：力量高于一切，对事物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

因此，在成就非凡的将军庞培于神庙旁建设剧场，从而使其威名永远铭刻在城市景观中之后，在罗马伟大的石制建筑群中，石头竞技场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庞培的劲敌、最终的胜利者尤里乌斯·恺撒开凿了所需的下水道，并开始在赛道周围建设大理石座椅。后来恺撒决定无视“3月15日驾崩”的预言，大计划也因此搁浅，直到数年内战后，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大帝才让其最终成形，并将建筑的一部分改造成胜利纪念碑。奥古斯都大帝还增设了形如海豚的全新计数器（海豚的鼻子指着比赛的起点，当竞技者飞驰而过的时候，它们会逐一下降），立起埃及的方尖碑，以提醒世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和她愚蠢的罗马情人马克·安东尼是圣战最后一场战争中对抗的对象。

在大竞技场内完成剩余工程的时间可能要超过一百年，而这次的执行者是图拉真。图拉真凭借养子身份登上宝座，他的养父涅尔瓦曾被自己手下叛乱的帝国卫队所包围。因此，作为名将的养子，掌控了庞大部队后的图拉真对竞技场的修缮（他完成了用大理石改造竞技场座椅的工程），体现了对罗马人民的忠诚。他的做法不仅是在效仿奥古斯都，也是在效仿涅尔瓦的旧主韦帕芻（另一场内战中的胜利者），

这位帝王拆毁了之前皇帝恢宏行宫的一部分，建造了几乎同样规模的圆形剧场，也就是现在的罗马竞技场。它也是胜利的象征，因为一部分建设费用源自韦帕芑之子提图斯在公元前 70 年摧毁耶路撒冷犹太神庙时所掠夺的财富。

“当罗马竞技场矗立的时候，罗马屹立不摇；当罗马竞技场坍塌的时候，罗马也将摇摇欲坠；当罗马崩溃的时候，世界也将永无宁日。”这是拜伦勋爵引述英国清教徒的说法，这句话曾出现在一部向比德（8 世纪德高望重的学者）致敬的作品中。1954 年，当裂缝开始出现在罗马竞技场的表面时，许多人认为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我们还在，罗马竞技场还在，而且这座举办竞技的伟大场馆依旧意义非凡。对我们来说，竞技并不只是成功、失败或者比赛的刺激，它们也可以诉说我们的现在、过去或者将来。2004 年雅典奥运会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以及北京无与伦比的场馆设施是国家走入世界舞台的象征，气势非凡的开幕式是文化和荣誉的体现，运动员们也在此时熠熠生辉。

2008 年棒球赛季结束时，纽约有两座体育场永久地关闭了，接下来的赛季开始时，它们被更为现代化的场馆取代。扬基体育场关闭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大都会（Mets）的球迷因此抱怨自己的主场谢亚球场没有得到如此郑重的告别。然而，谢亚球场不是“鲁斯之屋”，不是乔伊·路易斯战胜马克斯·施梅林、文明对抗希特勒“印欧意识形态”的所在，也不是全国橄榄球联盟一战成名的地方。^[1]切切实实地说，扬基体育场代表的不仅仅是扬基队：它代表了职业运动在美国的兴起。拆除扬基体育场的决定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不仅因为花费巨

[1] 编注：这里指扬基体育场。扬基体育场因 20 世纪 20 年代超级明星贝比·鲁斯转会而来引起的现场看球热潮才决定兴建，故称“鲁斯之屋”。它对奥运会、美国橄榄球联盟 NFL 均具有重要意义。